

马瑞芳 著

煎餅
花兒

作家出版社

马瑞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煎饼花儿/马瑞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3
ISBN 978 - 7 - 5063 - 4133 - 2

I. 煎… II. 马…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294 号

煎饼花儿

作者: 马瑞芳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230 千

印张: 9.25

插页: 4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33 - 2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马瑞芳 1942年4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人大常委。主要著作有：《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聊斋人物论》、《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等；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散文集《学海见闻录》、《假如我很有钱》、《野狐禅》、《女人和嫉妒》、《漏泄春光有柳条》等。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首届全国女性文学创作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散文一等奖、全国纪实散文奖等。



作者 2004 年云南雪山留影。



作者（左一）与贺敬之合影。



作者与刘白羽夫妇合影。

目 录

目

第一辑 岁月如歌

祖父	3	录
煎饼花儿	14	
等	22	
马老太语录	28	
父亲的痕迹	34	
遗产	43	
看闲书	49	1.
雨中行	53	
家庭喜剧一箩筐	55	
多绰号的大猫猫	71	



第二辑 名士风采

余修老伯	81
狄叔叔的火炉	92



老舍赠书	102
痴情白羽	108
贺敬之爬山	114
沙叶新和沙叶芳	117
女学究轶闻	121
名士风采录	127
唯愿身化光明烛	134
高兰先生	142
名医的风格	149
偶遇吴组缜教授	158
大学老校长和农村小保姆	167
大智若愚的新例证	175
父执田仲济先生	181

第三辑 他山之石

2.

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	187
“美猴王万岁万万岁”	194
“假如我很有钱……”	202
美国女博士和中国老太太	211
可爱的韩素音	219
骑鹤上扬州	223

第四辑 履痕处处

西宁清真寺	231
天山野炊	236
也过火焰山	241
雨中游天池	245
唐柏·刺枣·红灯笼	250
蒲松龄故居漫笔	254
故乡的柳丝	263

目

录



第五辑 吉光片羽

神牛·头牛	271
女人和嫉妒	274
别字记趣	277
闲话传世	284

3.

岁月如歌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flourish consisting of symmetrical, flowing scroll-like lines that extend from the base of the title.

祖 父

岁
月
如
歌



我从小就恨祖父。

我依稀记得三岁时祖父去世的情景。

那天，在祖父的大院里，大人们突然都穿了白衣，团团席地而坐，嘤嘤啜泣。每当外边走进来人，他们便放声痛哭。我在人堆中跑来跑去，觑着脸瞧一向正经八百的大爷叔叔捶胸顿足，哭得涕泗滂沱；瞅平日把头梳得油亮可鉴的婶婶大娘披头散发，嚎得极有节奏。我觉得好玩极了。人们说着“无常”“无常”，我不懂。哥哥眼泪汪汪地告诉我：“爷爷死了，要埋进土里去了。”

人们把全身裹了白布的爷爷放进一顶蓝色的轿子中，清真寺的阿訇们音调铿锵地唱起了“古兰经”。我突然明白了：我那爷爷——那总是威严地板着脸的爷爷，要永远离开我们了。再从他窗下走过时，就不必小偷一般蹑手蹑脚了。这多好！我直想笑，刚咧开嘴——没笑成，反倒“哇”的一声哭了，因为母亲晕过去了。

二哥在她怀中嚎啕：“我要爷爷……”

哥哥们是爷爷的心肝。爷爷的正房，男孩可以随意进出，嘴里还吃着爷爷屋里的好东西：香喷喷的牛口条，甜丝丝的蜜食，红艳艳的蜜桃，紫晶晶的葡萄。女孩只能远远地看着，噙着自己的手指头。

爷爷见了孙女也会“呵呵”笑。据长房的姐姐说，那是假笑。爷爷从不说他不喜欢女孩，怕有“五朵金花”的大娘脸上挂不住。可偶然的失语，愈见他立场的鲜明。

那是我三哥出生时。人说月婴丑似驴，未满月的三哥却谁见谁夸。祖父命人将三孙儿抱到书房，一见之下，大吃一惊！叹道：“这羔羔蛋！果真生得唇若涂朱，面似桃花！糟矣！桃花脸孩儿的下边，可全是闺女啦！”



第一个证明“糟矣”预言的，是我。此后是两个妹妹。祖父竟不近人情地吩咐，让两周岁的三哥继续吃奶，刚出生的小姐儿呢？喂米汤。听说我满月时，父亲愁眉苦脸地去见祖父，说：“小妮儿好像不长呢，爹，要不给三儿断奶？”

4. 爷爷“嗨嗨”地笑了：“小闺女嘛，能活就不错。三儿吃了重奶才壮实哩，靠他们顶门立户啊，此吾家千里驹也。”

直到我和三哥一起上了大学，他还时时嘲笑我：“你那个脑袋不上砂轮上打一打，真有碍观瞻。也难怪呀，你小时的营养也足够长脑袋的……”

这位电子系学生多么神气活现、得意洋洋！可我难以反唇相讥，因为他相貌堂堂，高大匀称，风度翩翩。我常酸溜溜地想，肯定因为多吃多占了我那份母奶，他才长成这般宋玉之容、潘安之貌呢。

我之恨爷爷，还因为他害得我家永远不能过中秋节。中秋节是孩子们的天堂，可我们年年看着别人家吃月饼而干瞪眼。父亲执

拗得很：咱们不过团圆节，因为爷爷是中秋节去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是美好的佳节，我那爷爷却偏偏挑了这一天去进真主的天堂，实在可恼。

我之更恨爷爷，是“文化大革命”中判定他是“土豪劣绅”。我们这个家本已够饿了。父亲靠边站，厅局级干部烧茶炉；大哥是“走资派”，身为外科医生，自身的硬伤却此伏彼起；兄妹七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臭老九。一家之中，该打倒的、该再教育的、该踏上一只脚的，无奇不有，再添上这么位“土豪劣绅”的爷爷，就更配套成龙啦。

二

1967年的一天，我住在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家，蒲辅周来看望郭老。

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郭老靠边站，几个月来门可罗雀。清末名医蒲辅周却肯在郭老倒运时登门探望，已令我刮目而视，更何况他对郭老亲热如常。两位老人询问过牙齿情况、散步途程后，就肩并肩坐在会客室的长沙发上。郭老头顶上方，端端正正地悬挂着康生的一幅草书，龙飞凤舞；蒲老身后边，画家黄胄亲绘的毛驴，栩栩如生。老人交谈，后辈理当退席，可我对好奇得很，坐在小沙发上故意磨蹭着，想听大名鼎鼎的清末名医说些什么。不料，他们倒先说起我来了。

“这姑娘是……”蒲老庄重地问。

“是青州马德甫的孙女啊，蒲老还记得那个回回医生吗？”郭老说，“可这孙女，却是中文系毕业的。”

蒲老点头。郭老又扭过头对我说：“你祖父是青州名医，和济南的王兰斋、阮大生齐名，你父亲大概不及他。到了你们这一





代，干脆没有人学中医了。你父亲是怎么搞的！噢，我记得，你爷爷还是个同盟会会员呢。”

“什么？”我诧异得很。

郭老直摇头：“这丫头，数典忘祖……”

我趁机调侃，对蒲老说：“蒲老，现在文章是没法子写啦，我随您去学徒，以承祖业吧？”

蒲老笑了：“好啊，秀才学医，鸡窝里抓鸡……”

蒲老走了，一边一位少女搀扶。正在郭老家的老孙——河北大学教师孙庆笃对我说：“多奇怪呀？咱们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倒亲眼看到了清王朝的御医！”

真是鹤立鸡群！这名医神奇幽眇，银髯轻拂，有飘然出世之姿。这名医我行我素，在扫“四旧”巨浪中，公然身着长衫。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儒雅的祖父在世，没准儿国家也会派上两个“大辫子”跟他学徒，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宛如保护出土文物呢。

每当想起两位当代中医泰斗的谈话，我对爷爷的身份便疑窦丛生，青州名医何以成了“土豪劣绅”？

6. “四害”既除，云翳得消，我才明白了“土豪劣绅”的庐山真面目。

三

1935年国民党青州政府举行中医考试，父亲夺魁，兴冲冲奔回家中向祖父报喜：“爹！考了这么一些题……热结大肠与血结膀胱的区别和治疗。我回答：血结膀胱系大便黑色，小便正常，用以‘桃仁承气汤’。别人都没得满分。”

不料，祖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汝何其轻佻！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汝不



过粗读几本医书，寻章摘句，鹦鹉学舌，胸中有几多妙手回春良策，乃自得如是？”

面有喜色的父亲先是一愣，接着连忙垂首倾听训斥：“‘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汝为医者，岂可如此骄恣！汝要牢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心自知。’汝要切念：‘大医不言医，大讼不言讼。’‘将飞者翼伏，将噬者爪缩。’下去！”

脚踏实地，不发大话，将飞者翼伏，将噬者爪缩，为祖宗争光，为回回争气，这是祖父的信条。曾祖家境贫寒，祖父当过私塾先生以充家用。寒冬腊月，挑灯夜读，无以取暖，便将双足埋进麦糠中，先是《四书》、《五经》——中了秀才；后是《内经》、《伤寒论》——成了名医。乡人田某，鼻衄而血箭，奄奄一息，众医束手。祖父力排众议，诊为：客寒犯脑，一剂而愈。祖父到回族聚居的金岭镇走亲戚，听说有少女将嫁而病笃，家人弃红嫁衣而备白尸布。一向宣称“医不叩门”的祖父毅然登门诊治，三剂药后痊愈。病家披红挂彩，鼓吹而花烛……青州人甚至说，就是阎王来勾魂，马先生也能让病人死里逃生。

祖父民间有了名，官方任了职，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第四监狱医务所长。1930年，国民党政府罢了他的“官”，宣布：中医不得担任政府的医官职务。一个大人物还嘲讽：中医岂能成为国医？回回还想成啥气候？除非马生双角乌头白！

祖父愤懑，但无奈中医被扼杀的命运，回回被歧视的地位。1935年祖父从济南行医归来，年老退隐，闭门养花、写字、课子。他颇令伯父和父亲发愤，以至每遇难症去请教严父，都惴惴不安。自己的问题刚刚提出，老人的询问便连珠炮般地打来：“此病，定何名？在何经？在表在里？属虚属实？是阴是阳？系寒系热？治法应以何经方验方为主？如何辨证？”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伯父和父亲已是青州名医。有一天，祖父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劝汝二人转行。老大，你干脆是把木刀！根本不懂辨证施治；老五，脑子倒还灵活，却飞扬浮躁、浅尝辄止。汝等做什么营生不能够养家糊口？何必一定要当医生？伤天害理！”

四

煎 饼 花 儿



抗日战争胜利在握，严峻的考验却临到祖父头上。

汉奸县长陈某病了，派情报股长去请祖父出诊，被一口回绝：“吾老矣，步履维艰，不能成行。”

“我们有暖轿相迎。”

“吾老矣，神昏眼花，难以处方。”

“请老先生看后，说个成药吃。”

钉子碰得更硬：“我不给汉奸看病！”

情报股长悻悻而去，一家人惶惶不安。得罪陈某怎么得了？灭门知县嘛。可是，谁也不敢、不肯劝祖父出诊，因为大家知道他退隐后恪守“三治三不治”：街坊邻里治，市井穷人治，疑难大症治，高官不治，豪强不治，汉奸不治。岂止不治？汉奸方永昌请赴宴会，也被断然回绝。

年过花甲的三祖父担心汉奸县长报复，刚说了一句：“大哥是不是莽撞了？这不给汉奸看病怎能公开讲呢？”被祖父“咄”的一声喝到一边，满面通红地在子侄面前垂手侍立。祖父徐徐言道：“吾七十有余矣，岂能再活七十年？人生谁无一死？汝等勿多虑。”

汉奸县长竟隐忍未发。他不敢问罪百姓倾慕的老中医而触怒民众。何况，小鬼子已成了秋后蚂蚱。“八·一五”，鬼子无条件投降。令人愤慨的是，王耀武竟放任大批日军携枪沿胶济线向东败